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坡詞的風格與技巧研究／劉曼麗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4+142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二輯；第 12 冊）

ISBN-13：978-986-6831-24-9（全套：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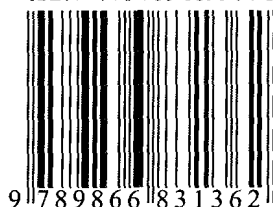
ISBN-13：978-986-6831-36-2（精裝）

1.（宋）蘇軾 2. 宋詞 3. 詞論

852.4516

96016213

ISBN - 978-986-6831-36-2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二輯 第十二冊

ISBN：978-986-6831-36-2

東坡詞的風格與技巧研究

作 者 劉曼麗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9 月

定 價 第二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東坡詞的風格與技巧研究

劉曼麗 著

作者簡介

劉曼麗

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專長：唐宋詩詞、古典小說

開授課程：唐宋詩詞選讀、短篇小說選讀、國文（閱讀與寫作）、左傳選讀

Applied Mandarin, Advanced Chinese

提要

蘇軾被喻為「豪放詞祖」，其詞開北宋詞風氣之先，一改宋詞婉約淫靡之失，將宋詞提昇至另一更高之境界，並擴大延長宋詞之發展與壽命。本作即欲就《東坡詞》深入分析，研究其詞之風格與技巧。

蘇軾有此文學成就自非偶然，因此本作首先探討蘇軾個人之文學理論，雖然蘇軾並無任何一本關於文學理論之專著，然其理論散見於散文、詩歌、題跋諸作中，大多為短小之評語，大致可歸納為兩大要點：一、文與道俱與辭達。二、傳神。前者之內涵為有為而作、有感而發、文如其人、技道並進等，可謂其創作之主導思想；後者之內涵包括積學、人生閱歷、自出新意、空諸所有，以納萬物、隨物賦形，胸有成竹、風格多樣化等，則可視為其創作的一個歷程。

蘇詞擴大了詞境與內容，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之境。就其現存約三百五十闕左右之作品加以分類，可分為抒情詠懷、風景描繪、說理議論、記事敘述、詠物之作、遊戲之作等六大類。包羅甚廣，舉凡倫常親情、說理談禪、道家仙思、報國志願、山川壯美、懷古念舊、歸隱之思、躬耕之望、政治期盼、民生關懷、感時傷還、閨閣思情、櫟括前人作品、唱和酬贈、悼亡、題辭、節序等等內容，皆出現於其詞中，不但突破詞原本在內容上的狹隘，更擴大詞境，提高詞格，表現了「有思接千載的情思，有視通萬的視野」。（唐玲玲〈淡妝濃抹總相宜——論蘇軾風格的多樣化〉語）

明張綬將詞分為婉約、豪放二端。婉約指詞情蘊藉，豪放則為氣象恢宏。不過自詞發展以來，向將婉約視為本色，而稱豪放別調，褒婉貶豪之意甚明。但蘇軾自覺性的有意在詞壇上另闢蹊徑，刻意提倡並創作豪放詞作，此一作為，恰恰是對其個人文學理論之徹底實踐。然而蘇軾亦非獨好豪放，而是以「深情」為其創作之中心點，不論是豪放或婉約，均以情出發，而後以雄健筆力，壯闊氣勢，描繪美麗山河，並鋪敘開展所欲抒發與所欲敘述之情與事。故究其詞之內涵，往往為抒情，然而呈現在外的卻是豪邁雄壯之樂章。豪放、婉約兩種風格常於同一作品中相互滲透出現，基於此，大致可將其風格分為屬於豪放之風豪邁渾、超曠豁達、虛無浪漫、平淡自然等四大類；以及屬於婉約風格之情致纏綿、婉麗典雅、

清麗韶秀、幽冷孤寂等四大類。

至於蘇軾創作之技巧亦是配合其文學理論，而表現了極大的創新與改革，使文人詞呈現了成熟的風貌。本作乃由語言精煉、妙用典故、比喻傳神、借古方今、誇張、白描、以口語入詞、以詩為詞、賓主相合、虛實相應、抒情、說理、詠物、寫景融合於一、融化前代經典或他人言語入詞、賦情於自然萬物、設想情境以反襯其情等十四個方向探討蘇詞之創作技巧。

蘇軾在詞作上最大的成就與貢獻，可以「改革與創新」一語概括之。在擴大詞的內容，提高詞格，創作技巧的創新，開朗而正確的人生觀等表現上，均開當代所未有。同時，對南宋辛棄疾等愛國詞人與金源詞人均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清代仍有陽羨、常州二派詞人投入詞之創作。雖然《東坡詞》之內涵與精神，清人能發揮者為數不多，此乃因時代背景與文體流變之故，然當日若無蘇軾使詞走向文人詞，恐怕不待宋亡，詞就衰落了。故不論在詞壇上，或在文學史上，大力從事文人詞創作的蘇軾，均具有不可磨滅之地位。



目

錄

第一章 蘇軾生平略述	1
第二章 蘇軾之文學理論	7
第一節 文與道俱與辭達	8
一、文與道俱	8
(一) 有爲而作	11
(二) 有感而發	10
(三) 文如其人	10
(四) 技道並進	11
二、辭 達	12
(一)「道」爲客觀事物之規律	12
(二) 辭 達	13
第二節 傳 神	15
一、積 學	16
二、人生閱歷	19
三、自出新意	19
四、空諸所有，以納萬物	21
五、隨物賦形，胸有成竹	22

六、風格多樣化	31
第三節 結語	33
第三章 東坡詞之內容分類	37
第一節 抒情詠懷	38
一、愛國之豪情壯志	39
二、忠君之思	39
三、夫妻之情	40
四、兄弟之情	40
五、朋友之情	40
六、身世之歎	43
七、老去無成、人生無常之感慨	43
八、閨怨或閨情	44
九、其他抒懷作品	46
第二節 風景描繪	48
第三節 說理議論	50
第四節 記事敘述	52
第五節 詠物之作	53
第六節 遊戲之作	55
第七節 結語	56
第四章 東坡詞的風格	59
第一節 詞之風格與東坡詞風概論	59
第二節 東坡詞中的豪放風格	66
一、豪邁雄渾	66
二、超曠豁達	71
三、虛無浪漫	73
四、平淡自然	75
第三節 東坡詞中的婉約風格	77
一、情致纏綿	78
二、婉麗典雅	79
三、清麗韶秀	81
四、幽冷孤寂	83
第四節 結語	84

第五章 東坡詞的創作技巧	89
第一節 唐末五代及北宋詞人之技巧	89
第二節 蘇軾填詞的技巧詳析	92
一、語言精煉	92
二、妙用典故	94
三、比喻傳神	97
四、借古方今	98
五、誇 張	99
六、白 描	101
七、以口語入詞	102
八、以詩爲詞	103
九、賓主相合	109
十、虛實相應	110
十一、抒情、說理、詠物、寫景融合於一	112
十二、融化前代經典或他人言語入詞	113
十三、賦情於自然萬物	117
十四、設想情境以反襯其情	118
第三節 結 語	118
第六章 結 論	121
第一節 蘇軾對詞的最大貢獻-改革與創新	121
第二節 東坡詞的革新對詞壇的影響	129
參考書目	135

第一章 蘇軾生平略述

蘇軾，字子瞻，一字仲和，眉川眉山人（今四川省眉山縣），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慶曆二年（1043）七歲時已知讀書，曾聞眉山老尼誦花蕊夫人之避暑摩訶池詞，及四十年後，足爲〈洞仙歌〉「冰肌玉骨」一詞（見〈洞仙歌〉詞小序）。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道家思想或啓蒙於此時。十歲時，其父蘇洵遊學四方，由其母程夫人親授經史，程夫人本人頗能詩文，且齊家睦族，對蘇軾之才情、器識、學問均有極大的助益！軾從其母求學，曾讀至《漢書·范滂傳》，甚景仰滂之氣節，奮厲有當世之志。至和元年（1055）年十九，娶眉州青神王方女，即王夫人。二十歲游學成都，太守張方平以國士待之，此時蘇軾已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二赴試禮部，與當時十九歲的弟弟蘇轍同中進士，列於優等。其時主試官爲文壇宗主歐陽修，正大力提倡古文運動，力圖拯救時文的流弊，得軾文〈刑賞忠厚之至論〉，至爲驚喜，甚表稱許，寫信給梅堯臣云：「讀軾文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還曾對其子表示，三十年後將無人再談論歐陽修，只會談論蘇軾，後其言果驗。軾與其弟轍均中進士，聲名大噪，其父蘇洵此時亦具文名，父子三人一時名動京師，號爲「三蘇」！是年四月，程夫人病逝，父子三人回蜀奔喪。嘉祐四年服除，其年二十四。父子

三人再聯袂入京，取道於楚，出三峽，過鄂北上京，途中見三峽風光，雜然有觸於中，故沿途吟咏，並集其父與弟轍之詩爲《南行集》。嘉祐五年授河南府福昌主簿，六年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任官鳳翔共三年。英宗治平二年罷鳳翔任，回京，判登聞鼓院，召試秘閣，直史館。是年王夫人卒於京師，謚爲通義君。治平三年四月，其父洵逝，遂扶棺護喪回蜀，次年葬之於眉山。

神宗熙寧元年免喪，二年其年三十四回京，監官告院。四年兼判尚書郎，時王安石變法，欲變科舉，軾上書反對，獻三言〔註1〕，王安石甚爲不悅。此時軾受命攝開封府推官，又因策試進士而與主試官呂惠卿不合，軾遂自請外任，通判杭州，赴任過揚州時，與劉攽、孫洙、劉摯相會數月。十一月初到杭州任。五年年三十七歲，始有詞作，據朱彊村編年之《東坡樂府》，將〈浪淘沙〉「昨日出東城」、〈南歌子〉「海上乘槎侶」二詞編入熙寧五年，且云：

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

蘇軾之壯志尚未伸展，卻因政治意見與人相衝突，自請外任，內心必有頗深的挫折感，而杭州之山水風光，秀麗宜人，徜徉其間，能使人暫忘煩愁，而詞之體製短小，最適暢敘幽情，因此借景以抒發心中抑鬱，雖然此時其詞作尚未成熟，但已開始了其在詞壇上的璀璨史頁。通判杭州三年，終日遊山玩水，與孫覺、張先、陳襄、詩僧惠勤諸人交好，詩酒往來不絕。亦於此時初見黃庭堅之詩，驚爲精金美玉。七年罷杭州任，自錢塘赴高密，途中與楊元素、陳令舉、張先、李公擇、劉孝叔俱至松江，張先作〈定風波〉，是爲「前六客詞」，是年並納妾朝雲。八年至密州任，作〈沁園春〉「孤館鏗青」詞寄蘇轍，已稍見豪放風格。九年中秋歡飲達旦，思及蘇轍，寫下千古絕唱的中秋詞——〈水調歌頭〉。十年改知徐州，與弟轍相會於澶濮之間，共赴彭城百餘日。是年十月因治徐州水患有功，朝廷降詔獎諭。神宗元豐元年，

〔註1〕《宋史》本傳云：時王安石創行新法（神宗時），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年四十三，仍任徐州，以原徐州城之東門築爲大樓，名曰「黃樓」，弟轍作〈黃樓賦〉，軾則爲詞〈永遇樂〉云「異時對，黃樓夜景，爲余浩歎！」足見其期許於身後萬世名聲的自負。

神宗元豐二年，年四十四，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四月到任，七月，御史以其湖州到任之謝表爲謗，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就逮赴獄，御史隨意指摘其詩文句，誣其「譏切時事，愚弄朝廷」，由李定、舒亶等定其罪，欲置其於死地，是爲「烏台詩案」。各方極力申救，神宗亦憐其才，更因太皇太后升遐，才得赦免，於十二月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烏台詩案」事詳見於第四章「東坡詞的風格」注釋6）軾於黃州共五年，躬耕於東坡，幅巾芒屨，築雪堂於其上，自比爲陶淵明，號「東坡居士」。於黃五年，其人生觀有了很大的轉變，終日讀書攬勝，漸「英華內斂，其通古今而觀之曠達胸襟亦漸養成」（註2），文學創作上也有更上層樓的表現，其詞尤然，東坡詞中傳唱千古的佳作，大多作於黃州之時，〈念奴嬌·赤壁懷古〉厥爲其時之代表作。他詞亦雄渾高奇，託意深遠，且把豪放詞推至高峰，奠定其爲豪放詞祖之地位。此外亦有許多與當地名人賢士相對唱和之詞作。七年四月，有量移汝州之命，於是沿長江而下，游廬山，與弟轍會於筠州，過金陵，訪王安石，此時王安石已罷相，二人相約日後終生卜鄰而居。其後因費用罄結，故上表乞於常州居住，便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八年正月，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過海州，至登州半月，除起居舍人。三月，神宗駕崩，哲宗即位，改元元祐，太皇高太后聽政，以司馬光爲相。是時軾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尋除中書舍人，九月復遷翰林知制誥。二年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此時元祐黨爭起，視軾爲川黨領袖，而司馬光爲舊黨領袖，欲盡王安石新法，蘇軾則以爲有些可存，因此有些政治意見又與司馬光不合，司馬光故以爲蘇軾有意刁難主事

〔註2〕引自葉慶炳《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二講〈北宋詞〉。

者，以前對象爲王安石，如今則爲司馬光。而軾則以司馬光之冥頑不通情理，而憤呼其爲「司馬牛」。司馬光怒其不合，有逐之意，但不久司馬光即病卒。時臺諫官，多爲光之人，惡軾直言，求軾以瑕疵，欲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誣陷之，而蘇軾又因論事直切，爲當軸者恨，多次誣謗之，幸賴高太后之信任，不以爲罪，但軾恐不見容於朝中人士，故自請外調。四年，除龍圖閣學士，爲杭州太守，軾二次來杭，視杭爲其第二故鄉。於杭政績卓著，因杭大旱，軾平衡米價，請朝供米；又大興水利，同時取西湖中積葑田爲長堤，號「蘇公堤」，又使人種菱湖中，葑不再生，採菱之利則備爲修湖之用。六年被召，被旨赴闕，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殿。七年改知揚州，又以兵部尚書召，復兼侍讀，尋遷禮部尚書，繼遷爲端明侍讀二學士。八年，繼室王氏卒於京師。八月，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到任。

元祐九年（1094）改元紹聖，軾年五十九，知定州，時章惇爲相，爲新黨領袖，御史諸人以軾掌外制時，所作詞令爲「譏斥先朝」，又云元祐舊臣均爲「變亂成法」，軾遂謫知英州；未到任，復貶寧遠軍節度使，惠州安置，時軾五十九高齡，至此蠻荒瘴癘之地，其不適自可想見，然軾自貶黃州之後，早已修得圓融通透的人生觀，能在苦樂之外，尋求有價值的人生，故不以爲意。是以其云「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註3）。此時只有幼子過與侍妾朝雲隨行，過大庾嶺，經韶州、英州、廣州而至惠州，寓居於嘉祐寺，立「思無邪齋」。二年遷至合江樓；三年七月，朝雲卒於惠州，軾已老年，生活益顯淒清。四年，軾年六十二，惠州新居白鶴峰初落成，五月，章惇因蘇軾云「報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故藉口蘇軾之生活安穩和樂，不足以懲其訕謗朝政之罪，故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註4），其

〔註3〕語出蘇軾〈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見學海本《蘇軾詩集》卷三十八。

〔註4〕《蘇軾詩集》卷四十〈縱筆〉詩云：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曾季狸《艇齋詩話》云：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曰「爲報先生春睡美」，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遷耳。

弟轍則責居雷州。瓊州一名儋耳，較惠州更形落後，而軾與轍所貶之地名，俱爲其字（瞻與由）之半邊，足見章惇爲除異己，手段歹毒。此時只有幼子過隨待其側，章惇不許其居官舍，儋耳人助其於五年月築「桄榔庵」，是年六月，改元元符。蘇軾至海南，自忖其恐將死在此蠻荒之地，反倒安心著書、和詩，「東坡海外文章」因此而大爲發展，文學創作又較黃州時有另一番進境。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是年蘇軾先後完成《易傳》、《書傳》、《論語說》等書、後有詔徙廉州，六月過瓊州，遂渡海至瓊州，又自瓊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軾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五月行至眞州，瘴毒大作，軾暴得病，故止於常州，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崇寧元年，葬於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之瑞里嵩陽峨嵋山。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追諡「文忠」。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云：

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士之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則云：

嗚呼，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開，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強而致之也。

轍與宗稷盛讚蘇軾之道德品行，軾實亦當之。縱觀其一生，直如海潮，起伏不定，然不論身處何境，富貴榮華或貧困窘迫，均不能移其志。其處世爲人均以所想之直道而行，故其反王安石之新政，復亦反司馬光之廢新政，乃因時間不同，年齡增長，對事情有不同且成熟的看法，決非蓄意刁難主事者，然一般人總易攬權自尊，平白浪費了蘇軾的政治長才，因而使得其一生憂患交加。但其豁達的人生觀，使其得以平淡視之，且其一生中，甚至以其最爲窮迫之時，反爲其人生之輝煌期，

其詩云「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註 5〕。事實亦然，其文學創作以貶此三處時，最爲膾炙人口。

據〈墓誌銘〉所載，蘇軾一生著作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今均可見於《蘇東坡全集》。此外尚有《東坡樂府》三卷，《東坡志林》、《仇池筆記》等，著作極繁！《宋史》本傳云其：

器識之闕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
四者皆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
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
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

軾爲一重視節氣與信義之人，行事始終表裏如一，不爲外物所誘，故心地光明磊落，情性寬容隨和，且忠君愛國，節操極高，如此器識，歷仁宗、神宗二朝，而二帝均甚愛其才〔註 6〕，但竟未獲重用！且其曾得歐陽修之拔擢，成名極早，卻始終仕途不順，此除了因其才大名盛，遭人嫉妒排擠之外，其本人不慎擇友，且喜開人玩笑，得罪人而不自知，不免得人積怨，伺機報復。故其一生多難，性格太過豪放不羈，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其爲人剛直清正，不願迎合當道，假若其曲意於王安石，或司馬光，或早已平步青雲，然其不恥爲，純以直道而行，故多困頓。但蘇軾從未因爲如此而改變其性情，隨意迎合，一本其原本之隨遇而安、明達不憂、固窮不移之志，更是其爲人之可貴處。

《宋史》又云：

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
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宋史》之說，誠可謂真識蘇軾者之言也。

〔註 5〕語見《蘇軾詩集》卷四十八〈自題金山畫像〉。

〔註 6〕《宋史》本傳云：「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

第二章 蘇軾之文學理論

有宋一代，蘇軾實可推為第一天才！其文學作品光耀古今，不論是詩、文、詞、賦、書、畫等作，俱為一時之傑，少有出其右者。然究其文學成就，果真僅憑天才而得之？此自不然！考其生平，可知其自幼承其父母之教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故其年輕之時即懷有壯志，意欲經世濟民；而其人又胸懷大度，天資聰敏，對於經、史、子、集諸類典籍，無不涉獵，且加以精研、吸收，轉化成為其胸中之浩翰書海，供其驅使、取材！因此其文學之功，是天才配以淵博之學識，自然的表達而成。

蘇軾諸作中所呈現的並不止於儒家思想一端。因其所接觸的典籍甚廣，且均經其潛心鑽研。其思想基礎尚有佛家、道家二者，三家思想本質互有異同之處，蘇軾將其充分理解之後，配合其人生理念而成為一套新的思想模式，既有儒家入世的精神，又有佛、道的超脫態度，由此使其不因儒家濟世之願不達而自苦，一切均通達處之，達觀而進取。故其人生是極為開闊的，其作品也因此益顯氣度恢宏，浪漫與現實兼而有之，而這樣的表現，也影響了其對文學創作的觀念，發展出一套自我的見解！

檢視現今所存之蘇軾之所有作品，並未發現一有關於文學理論方面的專著。但其文藝思想，實散見於其諸作中，稍加整理，即可分析

出一明顯的脈絡！蘇軾因有其自我之思想哲學，人生態度，又有淵博的學問爲其後盾，故其對於文學創作的要求頗爲嚴格，且帶有主觀色彩。加以其仕宦四十餘年來，雖曾官高至如翰林知制誥之職，然亦曾被貶至偏遠蠻荒的儋耳，故一生經歷，直如波濤起伏，變化萬端！使其得以行走人世間，親身體驗到京都的繁華笙歌，掩蓋不了民生疾苦，更無法改變新法帶來的弊害，所見所感，益發堅定其關懷民生及悲天憫人之心。如此豐富的人生閱歷，再加上原本即有的學識基礎，其文學作品因此而表現的層面更廣，視野更大，反映至文學創作理論上，就有了許多有關道德、現實方面的要求，文學因而成爲人民的另一種喉舌。但文學創作本爲抒發性靈，只有呆板的敘述事實，無法成爲生動感人的作品，因此蘇軾也極重視性情的宣洩，不僅作品中理趣橫生，文學理論也表現出靈活的意念。故其理論本身雖是主觀的，但在客觀事實的配合下，便產生了通透精闢的見解！在當時古文運動蓬勃發展的環境中，蘇軾通過大量的文學創作實踐，印證其所提出的具有個人特色的文學見解！

蘇軾之文學理論散見於其散文、詩歌、題跋諸作中，大多是短小的評語，頗爲零星，但綜合而言，可以歸納成兩大重點，即一、文與道俱。二、傳神。前者可謂其創作之主導思想，而後者則可視爲其創作的一個歷程。分別論述於后。

第一節 文與道俱與辭達

一、文與道俱

自唐代韓愈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念後，文學與道統間漸漸有極密切的關係。至北宋初年經歐陽修、司馬光、蘇舜欽、梅聖俞、石曼卿等人的努力推動，古文運動獲得極大的開展；蘇軾正好於此時投身於古文運動中，客觀條件的成熟，與其本身學力的配合，使古文運動有更光輝的成績！此外，理學也於此時逐漸興盛，道統的觀念更爲

濃厚。所謂「道統」，即指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之聖人道，古文運動家與理學家均為闡發此「道」而努力。蘇軾本身曾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受古文運動的影響頗為深遠，其於〈祭歐陽文忠公〉一文云：

……軾自韶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東坡後集》卷十六）

歐陽修以其文壇宗主的地位，對獎掖蘇軾不遺餘力，其所謂「必與道俱」之「道」，即古文家所奉行的聖賢之道，蘇軾也奉行此一道統。但如果只是不斷重覆的標榜聖賢之道，則顯得刻板而僵化，故蘇軾將其靈活運用，使「道」負上現實社會的使命。詳加分析之，蘇軾所謂「文與道俱」，是由以下幾點條件結合而成。

（一）有為而作

〈晁繹先生詩集敘〉云：

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晁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東坡前集》卷四十）

在本文中蘇軾提出了「有為而作」的觀念，以「言必中當世之過」為作文之本，反對空談、華辭，且要求文學達到如「療肌」、「伐病」一樣的效果，而社會則為其對象。此一觀念極重視文學的實用性，強調文學是為現實社會而服務的，把道統的觀念更為擴展，同時使文學脫離道統，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與道統相得益彰。〈文與可畫墨竹